

略談“非”的上古音及相關問題*

野原將揮

提要 本文討論“非”的上古音元音和相關問題。採用六元音假設，上古音微部的元音可分為兩類：**-ə-*和**-u-*。不過據甲骨文、《詩經》、諧聲關係、異文和戰國出土文獻中的通假例，我們無法判斷“非”到底屬於**-əj*類還是**-uj*類。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在閩語中“飛”、“尾”、“未”和“肥”、“痲”、“沸”、“吠”有元音對立，也許保留着上古的唇化元音和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最後，本文參看“非=不唯”問題，利用“合音”之說試圖重構“非”的元音，即**-uj*。

关键词 上古音 唇化元音假設 戰國竹簡 閩語 微部

1. “非”與“飛”

1.1 微部的元音

目前，不少上古音學者都採用六元音系統（the six-vowel hypothesis）學說。比如鄭張尚芳（2003/2013）給上古音元音系統構擬出**-i-*、**-e-*、**-a-*、**-o-*、**-u-*和**-w-*。Baxter（1992）、Baxter and Sagart（2014）也構擬**-i-*、**-e-*、**-a-*、**-o-*、**-u-*和**-ə-*的六個元音。其中**-o-*和**-u-*是根據Jaxontov（1960）提出的唇化元音假設（the rounded hypothesis）構擬出來的。據唇化元音假設，微部該有兩種元音：**-ə-*和**-u-*。他還指出這些唇化元音**-o-*和**-u-*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後變成為**-ua*（<**-o-*）和**-uə*（<**-u-*）。

“非”與“飛”的中古音是止攝微韻三等平聲幫母（*pj+j*），來源於上古的微部。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在於元音的圓唇度。“非”與“飛”的元音到底是非唇化元音**-ə-*還是唇化元音**-u-*，這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因為在圓唇舌根音等唇化聲母的環境下，我們難以判斷元音的歸屬。反過來講，在唇化聲母的環境下，討論通假時我們不需要考慮元音唇化與非唇化的區別。

據Baxter（1992:454），詩經音系裡沒有**Puj*、**Pruj*、**Pjuj*、**Prjuj*等音節。同樣，部分牙喉音聲母字難以判斷其來源。譬如，“歸”（中古音微韻合口*kjwəj*）可來自於**k^wəj*、**kuj*或**k^wuj*。因為“歸”在《詩經》中往往跟**-əj*押韻，Baxter（1992）等學者都採用**k^wəj*¹。但是在少數詩句中，“歸”也跟**-uj*押韻，如“懷”。²因此，Baxter（1992: 460）推測“歸”原是**k^wuj*，經過語音異化演變為**k^wəj*。到了詩經時代，**k^wəj*不再跟**k^wuj*押韻，少數詩句中還保存原貌而已。同樣，更早的時代會有**Puj*等音節，這些**Puj*後來變為了**Pəj*。³“非”也可能來源於**puj*或**pəj*。對此，本文利用一些古文字材料和方言材料來做初步的研究。

* 本文在第六屆重建原始閩語及其相關問題工作坊（2021年6月20日）宣讀。本文承蒙郭必之、Jonathan Smith、John Carlyle、沈瑞清、秋谷裕幸、曾南逸（按音序排列）等先生提供的寶貴意見和建議，謹此深致謝意。文中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本文是科研項目（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18K12379）的一個成果。

¹ Baxter（1992）擬為**k^wijj*。

² 《詩經·鄭風·揚之水》：“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懷”的上古音是**[g]^ruj*。上古音擬音據Baxter and Sagart（2014）。

³ 與Baxter（1992）不同，Guillaume Jacques（2000: 207）卻認為“歸”原是**k^wəj*，在某些方言中**K^wəj*經過異化而變為**-uj*。

1.2 “非”與“飛”

首先，我們來看《詩經》的押韻情況。“飛”只跟非唇化元音*-əj押韻。比如：

- (1)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周南·葛覃》
 (2)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邶風·柏舟》
 (3)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邶風·燕燕》
 (4)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豳風·東山》
 (5)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小雅·斯干》
 (6) 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魯頌·有駉》

“飛”與“萋”、“喈”、“微”、“衣”、“歸”和“躋”押韻，其上古音分別是*[tsʰ]ʰəj、*kʰrəj、*məj、*ʔ(r)əj、*[k]ʰəj、*[ts]ʰəj。據《詩經》的押韻，“飛”不跟*-uj押韻而只跟*-əj押韻。因此“飛”可視為非唇化元音*-əj。可惜，副詞“非”在《詩經》中不押韻。

1.3 “非”與“飛”的諧聲關係以及有關問題

《說文通訓定聲》記載 29 個“非”聲字，如：“菲”、“斐”、“跬”、“誹”、“蜚”、“翡”、“腓”、“養”、“棐”、“蜚”、“痲”、“罪”、⁴“俳（並母）”、“裊（並母）”、“翬”、“扉”、“斐”、“匪”、“駢”、“悲”、“扉”、“排”、“斐”、“匪”、“蜚（古書中通假為“飛”）”、“斐”、“駢（並母）”、“筐”。29 個字中下面 5 個字在《詩經》中押韻（添加方框的都屬於微部）：

- (7) “菲”：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邶風·谷風》
- (8) “腓”：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小雅·采薇》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小雅·四月》
- (9) “斐”：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小雅·巷伯》
- (10) “駢”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小雅·四牡》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小雅·四牡》
- (11) “悲”：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召南·草蟲》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檜風·素冠》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豳風·七月》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豳風·東山》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豳風·九罭》

⁴ 許慎把“罪”視為會意字（“从岡、非”），段玉裁加注為：“本形聲之字，始皇改為會意字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小雅·采薇》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小雅·杕杜》
 鼓鍾喑喑、淮水泔泔。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小雅·鼓鍾》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小雅·瞻印》

這些“非”聲字都只跟*-əj 押韻。跟上述“飛”字相同，按照“同諧聲者必同部”之原則，“非”也可擬為*-əj。

1.4 “非”聲字的異文

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給“非”構擬唇化元音*-uj 的可能性。譬如：許慎給“菲”字加注為“芴也”，又給“芴”加注為“菲也。”可見，“菲”與“芴”之間的關係似乎是一種聲訓關係。據諧聲關係，“芴”該屬於物部*-ut。那麼，“菲”也有唇化元音*-uj 的可能性。

“痺”也有異體字“痲”。其聲符“肥”可能來源於唇化元音*-uj。加之，許慎給“斐”加注為“《易》曰：‘君子豹變，其文斐也。’”，今本把“斐”寫成“蔚”字，⁵此字也屬於物部*-ut-s。

就“飛”的諧聲關係，《說文》只收錄一個“飛”聲字，即“驪：馬逸足也。从馬从飛。《司馬法》曰：‘飛衛斯輿。’段玉裁加注為‘逸當作兔。廣韻曰：‘驪兔、馬而兔走。’玉篇曰：‘驪兔、古之駿馬也。’呂氏春秋高注曰：‘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

1.5 本章的小結

據《詩經》的押韻，“飛”屬於非唇化元音*-əj，這一點是應該沒有問題的。關於“非”的元音，雖然“非”字本身不押韻，“非”聲字只跟*-əj 押韻。但是“非”聲字也跟*-uj 有異文關係。一方面跟*-əj 押韻，另一方面跟*-uj 有異文關係。“非”聲字顯示出兩面性。這是因為在唇化聲母的環境下，*-əj 和*-uj 似乎不分工。

表 1 “非”與“飛”的押韻和異文

	押韻	異文
飛	*-əj	*-əj
非	—	—
“非”聲字	*-əj	*-əj/ *-uj

可見，通過押韻、諧聲關係和異文的分析，我們還不能判斷“非”的原始形式（遵從多數決定原則的話，也可給“非”構擬*-əj）。下面我們來看出土文獻中的例子。

2. 出土文獻中的“非”與“飛”

2.1 甲骨文

《說文》給“非”加注為“違也。从飛下𠄎，取其相背。凡非之屬皆从非。”許慎指出“非”所从的是“飛”字的“下𠄎”，以下是“非”與“飛”的小篆：

⁵ 《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表 2 小篆“非”與“飛”

①	②
非	飛

從小篆的字形上看，“非”从“飛下翅”之说存疑。何琳儀（1998: 1291）也指出“非：飛之省形。…雙翅相反，故有違背之義。”不過，“非”與“飛”不一定是同源的，以下是甲骨文的“非”字：

表 3 甲骨文“非”

③	④	⑤
合集 33694 “非若”	合集 28299 “非水”	合集 24266 “非”

黃德寬（2007: 3168）則認為“甲骨文作，金文作，不从飛下翅。疑非與北為同源字。

北是背之初文，甲骨文作，象二人相背。（非）則於人形上各加一短橫以與北相區別。違是非的本意，與北（背）義相因。”

順便看一下“北”字的甲骨文。“北”字象“兩個人相背”：

表 4 甲骨文“北”

⑥	⑦	⑧
合集 33694 北土受年	合集 28789 自東西北逐	合集 34157 帝北亞





如黃德寬（2007）的看法，“非”與“北”的字形相近。因為未見單字“飛”，目前我們不能確定“非”與“飛”的字源關係。“北”屬於上古的職部*-ək， “北”與“非”在音韻上沒有任何關係（元音都是*-ə-）。但是，如黃氏所指，兩字在意義上似乎有一定的關係。

2.2 金文

下面我們來看，甲骨文以後的古文字材料。雖然在金文中未見單字“飛”，有“飛”作為義符的字表示 {翼}：⁶

表 5. 金文中的“非”與“翼”

⁶ 《說文》“翼，翬也。从飛異聲。翼，篆文翼从羽。”

⑨	⑩	⑪	⑫
			
非 《中山王響壺》 “寡人非之”	非 《班殷》 “班非敢覓”	翼（翼） 《秦公罇》 “翼受明德”	翼 《中山王響壺》 “祇=翼=”

例⑫的上部似乎是“非”上下顛倒的。但是，我們不能判斷“非”與“飛”是否同源。

2.3 戰國竹簡

下面我們來看戰國竹簡中的“非”與“飛”。

表 6 戰國竹簡中的“非”與“飛”


⑬	⑭	⑮
		
非 郭店《老子》甲 8 “非（微）弱玄達”	非 睡虎地《秦律》195 非其官人毆（也）	飛 曾侯乙 172 …為左飛（駢）

曾侯乙墓竹簡第 142-209 號簡記載了駕馭各輛車的馬匹。第 171 號簡到 176 號簡中，我們可以看到 12 個“飛”字：

表 7 曾侯乙墓竹簡的“飛”

											
171a	171b	172a	172b	173a	173b	174 a	174b	175a	175b	176a	176b

黃德寬（2007：3171）把第 172b 和第 174b 的字隸定為从馬非聲的“駢”字。不過這

兩個字跟在同一簡上写的从馬字“駢”有明顯的區別，如 （駢）。筆者推測，因為第 142-209 號簡中出現許多从“馬”的字，172b 和 174b 的“飛”字訛變為相近从“馬”的字形。

如上表 5 和 6，有些字比較接近“飛”的下翅。但是，如上所述，在甲骨文中沒有單字“飛”，我們還不能斷定“非”是“飛”的下翅。




關於表 7 的“飛”字，過去學者都認為“飛”表示“非”得聲的{駢}。陳偉（2019）指出“簡文所記六馬駕一車，把兩駢外邊的馬為左駢、右駢，與《說文》的解釋相合。⁷舊注一般認為駢、駢一名同質，非是。”按照上下文，“飛”讀為{駢}是妥當的。⁸

⁷ 《說文》“駢：駢，旁馬。从馬非聲。”

⁸ 《說文》還收錄“駢”字，筆者認為還不能完全排除曾侯乙的“飛”表示{駢}的可能性。如果如此，

另外，在《包山楚簡》中有从厂非聲的字，如“登（鄧）𠄎”（表 8-⑬）。此字應該表示固有名詞（人名）。有趣的是《望山楚簡》第 13 號簡的“翹”字（⑭）。“肥”聲字表示“非”聲的{翹（翡翠）}。加之，《詩經·周南·葛覃》“黃鳥于飛”的“飛”字，在《安大簡》第 4 號簡中寫成“騏”（⑮）。不使用常用字“飛”而用生僻字“騏”來表示{飛}有點不自然（也有可能為了與前面的“鳥”字相配）。無論如何，此處“悲”聲字也表示“飛”。因為“悲”也在《詩經》中與*-əj 押韻，所以這也是合理的。

表 8 “[厂非]”、“[羽肥]”和“[鳥悲]”

⑬	⑭	⑮
		
𠄎 《包山楚簡》45、57 登（鄧）𠄎	翹 《望山楚簡》2.13 翹(翹)翠(翠)之首	騏 《安大簡》4 黃鳥于騏（飛）

可見，在出土文獻中“非”、“悲”跟“飛”還是有著密切關係。

2.4 本章的結論

據古文字材料，我們不能確定“非”與“飛”的字源關係。到了戰國時期，有“飛”聲字表{騏}的例子。加之，由“肥”得聲的“翹”表{翹}。按照這些通假例，我們也許可以說“非”、“飛”和“肥”都屬於非唇化元音*-əj。

表 9 “非”與“飛”的押韻、異文和通假例

	押韻	異文	戰國竹簡的通假例
飛	*-əj	*-əj	“飛” = {騏}
非	—	—	—
“非”聲字	*-əj	*-əj/ *-uj	“翹” = {翹}、“騏” = {飛}

然而在閩語中“飛”與“肥”的元音對立較為明顯。

3. 閩語

3.1 閩語中的對立

秋谷·野原（2019：15-25）指出閩語保存唇化/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推測“閩語最古老的語言層次能夠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之前，也就是在戰國時期。”秋谷·野原（2019）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相當於上古音元部的詞，而本文要討論的是屬於微部的“飛”與“非”。

其實，秋谷（1993：11-20）已經指出過原始客家話有兩種微韻唇音字的讀法而構擬*-oi（“飛”“尾”）和*-ui（“癆”“肥”）。秋谷（1993）還指出閩語中也有平行的對立而

“騏”也有與“騏”相近的意義。

給“飛”等字擬為*-yɔi，給“肥”擬為*-ui。

首先，我們來看閩南區和莆仙區方言的情況。“飛”與“肥”之間有明顯的對立（暫將前者稱為“飛組”、後者稱為“肥組”）：

表 10 閩南區和莆仙區的“飛”與“肥”

		廈門	漳州	漳平永福	仙游	莆田	
飛組	飛	pe	pue ¹	pie ¹	puoi ¹	puai ¹	
	尾	be		bie ³	puoi ³	puai ³	
	未	be	be ⁶	bie ²	puoi ⁶	puai ⁶	
		配	p ^h e	p ^h ue ⁵	p ^h ie ⁵	p ^h uoi ⁵	p ^h uai ⁵
肥組	肥	pui	pui ²	pui ²	pui ²	pui ²	
	癩	pui	pui ⁵		pui ⁵	pui ⁵	
	沸	pui				pui ⁵	
	吠	pui	pui ⁶	pui ²	pui ⁶	pui ⁶	

與閩南區、莆仙區方言相同，閩東區的“飛”與“肥”也有明顯的對立：

表 11 閩東區方言的“飛”與“肥”

		福清	福鼎	古田杉洋	福安	霞浦	壽寧斜灘
飛組	飛	puoi ¹	puoi ¹	puɛi ¹	pui ¹	poi ¹	poi ¹
	尾	mui ³	muoi ³	muɛi ³	mui ³	moi ³	moi ³
	未	ui ⁶	muoi ⁶	muoi ⁶	mui ⁶	moi ⁶	moi ⁶
		配	p ^h uoi ⁵	p ^h uei ⁵	p ^h ui ⁵	p ^h oi ⁵	p ^h oi ⁵
肥組	肥	pui ²	pui ²	poi ²	poi ²	pui ²	poi ²
	癩	pui ⁵	pui ⁵	pui ⁵	poi ⁵	pui ⁵	poi ⁵
	沸				poi ⁵		poi ⁵
	吠	pui ⁶	pui ⁶		poi ⁶	pui ⁶	poi ⁶

以下是閩北方言的例子：

表 12 閩北區方言的“飛”與“肥”

		建甌迪口	浦城石陂	政和鎮前
飛組	飛	yɛ ⁸	fiye ²	poi ¹
	尾	moi ³	mo ³	moi ³
	未			
		配	p ^h o ⁵	p ^h oi ⁵
肥組	肥	pui ²	py ⁵ (～料)	pui ²
	癩	pui ⁵	py ⁵	poi ⁵
	沸	y ⁹	fiy ²	hui ⁹
	吠	pui ⁶	by ⁶	

以下是閩中區的：

表 13 閩中區方言的“飛”與“肥”

		永安	沙縣蓋竹
飛組	飛	pue ²	pue ¹
	尾	bue ³	mue ³
	配	p ^h ui ⁵	p ^h ue ⁵
肥組	肥	pui ²	pui ²
	痲	pui ⁵	pui ⁵
	沸		
	吠	pui ⁵	

除此之外，邵將區的邵武“飛”讀作 p^hei³，“肥”讀作 p^hi²。將樂“飛”讀作 p^he¹、“尾”讀作 me³，“肥”讀作 p^hi²。⁹

可見，飛組（飛、尾、未）和肥組（肥、痲、沸、吠）之間的確有元音的對立，飛組的原始形式可構擬為 *-yəi，肥組為 *-ui。¹⁰

3.2 本章的小節

閩語的“飛組（飛、尾、未 *-yəj）”和“肥組（肥、痲、沸、吠 *-uj）”似乎保留着上古的唇化/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飛組”反映着上古的 *-əj，相反，“肥組”反映着上古的 *-uj。雖然我們無法判斷“非”屬於前者還是後者，但是“痲”有異體字“瘳”和“痲”。因此，“非”也很有可能原屬於“肥組”，相當於原始閩語的 *-ui，來源於上古的唇化元音 *-uj (> *-əj)。

當然，閩語中的“飛肥”之間的對立說不定是閩語獨自發展的結果。本文的分析不太全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研究。¹¹

4. 合音問題

4.1 合音之說

如上所示，押韻、諧聲關係、古文字材料都沒有提供確切的證據。最後，我們順便討論一下“非”的合音問題。

“非”為否定副詞，一般用來表示判斷的否定，可譯為“不是”。¹²還有跟“是（正確）”的相反的意思，即“錯誤”。

在甲骨文中肯定句（帶“唯”的句子）和否定句（“非”）對言，如：

(12) a 癸酉貞：日月有食，隹（唯）若？（合集 33694）

b 癸酉貞：日月有食，非若？（合集 33694）

癸酉日占卜問：如果真的發生了日食或月食，會是吉利還不吉利呢？

⁹ 李如龍（1999: 323-362）。

¹⁰ 參看秋谷（1993:18）的擬音：

	原始閩語	閩北語	閩東·閩南·莆仙	原始客家
飛	*-yəi	*-ye	*-uoi	*-oi
肥	*ui 或 *-yi	*-y	*-ui	*-ui

¹¹ 另外，據“肥”、“配”和“妃”的古文字，這些詞好像有同源關係（可參看陳劍（2002/2019:14-23））。不過在閩語中“配”似乎屬於“飛組”。本文暫時不討論這個問題，先聚焦於“非”與“飛”的問題。

¹² 張玉金（1993:79）。

- (13) a 非水? (合集 28299)
 b 隹(唯) …? (合集 28299)
 不會是水災呢, 還是水災呢?

除了甲骨文之外, 古典中也有“非”(匪)與“唯”(惟、維、隹)對言的例子:¹³

- (14) 非予自荒茲德, 惟汝含德, 不惕予一人。 《書經·盤庚上》
 (15) 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 《書經·呂刑》

在《詩經》中一般用的是“匪”字:

- (16) 匪舌是出, 維躬是瘁 《小雅·雨無正》
 (17) 非宅是卜, 唯鄰是卜 《左傳·昭公三年》

可見, “非”字用來表示否定句, 相反, “唯”字用來表示肯定句。據此, 高亨(1943: 126)、Pulleyblank(1959: 178-180)認為把“非”當作“不唯”二字之合音。譬如高亨(1943)指出:

亨按“其神不傷人”之神, 宜讀為神祇之神。“非”者蓋“不唯”二字之合音, 若合“之於”或“之乎”而為“諸”, 合“之焉”而為“旃”, 合“而已”而為“耳”, 合“不律”而為“筆”, 合“終葵”而為“椎”, 合“扶搖”而為“颿”也。今繹此文曰: “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魘; 不唯其鬼不魘, 其神不傷人; 不唯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¹⁴始怡然理順矣。詩抑“匪手携之, 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匪”亦“不唯”之合音。“非”“匪”古通用。

高亨(1943)將“非”讀為“不唯”({不獨}之意)。與此相似, Pulleyblank(1959)也認為“非”當作“不唯”, 不過他把“不唯”之“唯”當作繫辭。

若合音之說成立, 我們可以通過“唯”的讀音構擬“非”的元音。不過, 就“唯”的擬音, 學者之間還存在一些爭議, 如表 14:

表 14 “非”、“不唯”的上古音比較

	李方桂	鄭張尚芳	Baxter	Schuessler	Baxter & Sagart
非	*pjəd	*pwl	*pjij	*pəi	*pəj
不	*pjəg	*puw	*pji	*pə	*pə
唯	*rədx	* _G wi	*ljuj?	*wi?	* _G wij (< * _G wuj?)

鄭張(2003)、Schuessler(2009)和 Baxter and Sagart(2014)認為“非”屬於微部的非唇化元音(*-əj 之類)。鄭張(2003)把“唯”、“維”歸為脂部*_Gij。Baxter and Sagart(2014)在此處打上問號, 保留了“唯”來源於微部唇化元音的可能性(*_Gwuj?)。下面我們來看“唯”及有關字的上古音。

¹³ Pulleyblank(1959: 179)所引用的例子。

¹⁴ 《老子》: “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 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4.2 佳聲字

《說文》收錄 39 個“佳”聲字。根據中古音地位，這些佳聲字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屬於微部唇化元音*-uj 的，另一類是屬於脂部*-ij 的。¹⁵前者音變為中古音灰韻一等和脂韻三等合口舌音、齒音、正齒音；後者音變為脂韻三等合口字的以母字和心母字。

表 15. 第一類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推	*tʰ ^s uj	thwoj 灰一透	tuī
堆	*C.t ^s uj	twoj 灰一端	duī
崔	*[dz] ^s uj	dzwoj 灰一從	cuī
椎	*k.druj	drwij 脂三澄	chuí
佳	*tur	tsywj 脂三章	zhuī

表 16. 第二類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唯	*ɣ ^w ij (< *ɣ ^w uj?)	ywj 脂三以	wéi
維	*ɣ ^w ij (< *ɣ ^w uj?)	ywj 脂三以	wéi
雖	*s-q ^w ij	swij 脂三心	suī

從聲母的角度來講，第一類屬於上古的 T 類聲母和塞擦音 TS，¹⁶第二類屬於小舌音聲母。據諧聲原則，第一類和第二類互不通用。Jacques (2000) 卻認為這些詞都有諧聲關係（也可參看 GSR 575）。

如上所示，有學者認為“非”是“不”和“唯”的合音。不過，因為“唯”屬於第二類，即脂部*-ij，從這一點來講，合音之說不成立。有趣的是 Baxter and Sagart (2014) 還留下給“唯”、“維”和“雖”構擬唇化元音*-uj 的可能性（但沒有提到其理由）。筆者認為跟 Jacques (2000) 採用的假設有關係。Jacques (2000) 認為：在假設（1）發生之前，“不”與“唯”已經合為“非”，所以沒有經過假設（1）的音變。“不唯”合為*^bpuj 之後，經過假設（2）的音變而變為*^bpⁱj。Jacques (2000) 的解釋很有說服力。

表 15 Jacques (2000) 的假設

	不 * ^b pi	唯 * ^b tə-wuj
合音	非 * ^b puj	
假設（1） Labiovelar dissimilation: uj / [+Labial, +Velar] __ > ij	—	
假設（2） Grave dissimilation: uj / [+Labial, +Velar; +Stop] __ > ij	* ^b puj > * ^b p ⁱ j	

另外，最近還有 Sagart (2020、2021) 的觀點。以下是 Sagart (2020、2021) 所舉的例子（《詩經》的篇名為筆者所加。Baxter (1992) 沒有把下線處的例子視為押韻）。這些均為*-it-s 跟*-ut-s 押韻的例子：

¹⁵ Jacques (2000) 根據聲母分成三類，“plain dental stop（佳堆推誰等）”、“affricate and s- clusters（崔催雖等）”、“tə- presyllable（惟唯帷）”。前兩類帶有唇化元音*-uj，第三類屬於脂部*-ij。他認為第三類也來源於*-uj，只是*-uj 經過異化而變為*-ij 而已。

¹⁶ “崔”也許來源於 T 類。譬如，由“崔”得聲的“催”可構擬為*s-tʰ^suj。

- 58.5 (衛風·氓) 寐 *mi[t]-s with 遂 *sə-li[u]t-s,
- 60.1 (衛風·芄蘭) 悸 * [g]ʷi[t]-s with 遂 *sə-li[u]t-s,
- 65.2 (王風·黍離) 穗 *s.[ɕ]ʷi[t]-s with 醉 *Cə.tsu[t]-s,
- 241.3 (大雅·皇矣) 季 *kʷi[t]-s with 對 *[t]ʳ[u]p-s,
- 241.4 (大雅·皇矣) 季 *kʷi[t]-s with 類 *[r]u[t]t-s,
- 256.4 (大雅·抑) 寐 *mi[t]-s with 內 *nʳ[u]p-s

Sagart (2021) 指出：這些*-it-s 原是唇化元音*-ut-s，在圓唇舌根音等唇化聲母和唇化元音的環境下發生異化，*-ut-s 變為*-it-s。Sagart (2021) 還推測這個語音演變發生在東方地區。¹⁷

這個看法也很有啟發性。同樣的異化也許會發生在“唯”“維”字上，如下：

表 16 唯的擬音*-uj

	上古音	異化 *-uj > *-ij	中古音	普通話
唯	*ɕʷuj	*ɕʷij	ywij 脂三以	wéi
維	*ɕʷuj	*ɕʷij	ywij 脂三以	wéi
雖	*s-qʷuj	*s-qʷij	swij 脂三心	suī

此假設成立的話，“不唯”可擬為*pə *ɕʷuj。“不”和“唯”合音之後，*pə *ɕʷuj 變為*puj，不受到音變(1)的異化（參看以下表 17）。那麼“不唯”的合音詞“非”的元音也可擬為*puj。之後“非”經過音變（2）變為*pəj。¹⁸

表 17 異化的相對年代

		不唯	唯	佳	肥
		*pə *ɕʷuj	*ɕʷuj	*tur	*puj
合音		非 *puj	—	—	—
音變(1)	*-uj / [labiovelar, labiovelar] _ > *-ij	—	*ɕʷij	—	—
音變(2)	*-uj / [+Labial, +Velar; Stop, Nasal] _ > *-əj	*pəj	—	—	*pəj
結果		*pəj	*ɕʷij	*tur	*pəj

4.3 本章的小結

高亨（1943）、Pulleyblank（1959）指出“非”是“不唯”之合音。根據以往學者的擬音，“唯”屬於脂部*-ij，所以無法視為合音詞。不過，據 Jacques（2000）和 Sagart（2020、2021）的看法，我們可以推測*-uj 在圓唇軟顎音或小舌音的環境之下經過異化而變為*-ij。若合音之說成立，“非”也可擬為*puj（< *pə *ɕʷuj “不唯”）。

5. 結語

第一章，我們利用押韻、諧聲關係和異文等分析“非”與“飛”的元音問題。雖然“非”字本身不押韻，但是“非”聲字只跟*-əj 押韻，又與*-uj 有異文關係。“非”字的這

¹⁷ 其實，Sagart（2020）原認為*-it-s 在唇化聲母之下發生同化而變為*-uts，後來 Guillaume Jacques 在網站指出過與此方向相反的意見，提出在唇化聲母下發生異化而由*-ut-s 變為*-it-s 的可能性。

¹⁸ 把“非”視為“不唯合音”的學者都認為否定副詞“微”也是“無（毋）唯”之合音。本文不討論“微”的問題。

兩面性並不矛盾。因為在唇化聲母的環境下，*-əj 和*-uj 似乎不分工¹⁹。

第二章，我們參考了古文字材料。據《說文》，“非”是“飛的下翅”。不過，根據古文字材料，“非”與“飛”字並沒有字源關係。到了戰國時代，有“飛”讀為{駢}的通假例（其實，不能排除“飛”字直接讀為{駢}的可能性）。也有“翬”讀為{翬}、“駢”讀為{飛}的例子（表 8）。

可見，根據《詩經》押韻、諧聲、異文和戰國出土文獻上的通假例，我們難以判斷“飛”“肥”“非”等字的元音是*-əj 還是*-uj。

另外，在閩語中“飛組（飛、尾、未）”和“肥組（肥、痲、沸、吠）”之間有元音的對立，似乎保留着上古的唇化/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飛組”（*-yəi）應該反映着上古的*-əj，“肥組”（*-ui）反映着上古的*-uj。“非”到底屬於哪一組，在閩語內部目前沒有確鑿的證據。我們也還不知道這個對立是上古音的保留還是閩語獨立發展的結果。這一點我們還需要更深的研究。

第四章，我們討論了合音的問題。雖然關於合音的問題還存疑，但如果合音之說成立的話，我們可以通過“唯”的上古音去討論“非”的上古音。按照其中古音，“唯”歸為上古音脂部*-ij。那麼“不唯”的合音該是*pij，就不能視為“非”的讀音。但是，據 Jacques (2000)，Sagart (2020、2021) 的研究，“唯”原是*ɣwuj，在圓唇軟顎音或小舌音的環境下，*-uj 變為*-ij。那麼“不唯”可擬為*pə *ɣwuj。因此，我們也可給“非”構擬唇化元音*-uj。若這個假設成立的話，在閩語中“非”與“肥”便可構成一組（原始閩語*-ui）。²⁰

本文所討論的內容都是初步的研究，對以上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方言材料出處〉

廈門（閩南區）：Douglas (1873)；漳州（閩南區）：馬重奇 (1993)；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莆田：李如龍等 (2019)；仙遊：李如龍 (1999，仙遊方言志)；福清（閩東區）：馮愛珍 (1993)；福鼎：福鼎縣志 (2003)；古田（閩東區）：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福安（閩東區）：秋谷裕幸 (2020)；霞浦：秋谷裕幸 (2010)；壽寧：秋谷裕幸 (2010、2020)；建甌（閩北區）：秋谷裕幸 (2008)；浦城石陂（閩北區）：秋谷裕幸 (2008)；政和：秋谷裕幸 (2008)；永安：周長楫、林寶卿 (1990)；沙縣蓋竹（閩中區）：鄧享璋 (2006)

〈參考文獻〉

秋谷裕幸. 1993. 客家語における微韻唇音字，《中國語學》第 240 號。日本中國語學會。
 ——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2010.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18.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六十，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2020. 《閩東四縣市方言調查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 《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秋谷裕幸、野原將揮 2019. 上古唇化元音假說與閩語，《中國語文》2019 年第 1 期。15-26

¹⁹ 或者說“非”已在詩經的年代經過異化而變為*-əj (<*-uj)。非聲字跟帶有*-u-的詞有異文關係也許是更早時代的痕跡。

²⁰ 另外，在閩語中“飛組”和“肥組”反映著上古音的唇化元音的話，我們可以推測閩語沒有經過表 17 的音變 (2) 的異化。

頁。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axter, William H. & Sagart, Laurent 2014a.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4b.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20 September 2014). Online at [http://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 MC 2014-09-20.pdf](http://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20MC%202014-09-20.pdf). Accessed 2015. 6. 18.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王福堂修訂. 2008.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重印本), 1989年第二版, 語文出版社。
- 蔡国妹. 2006. 《莆仙方言研究》博士論文。
- 陳劍. 2002/2019. 《釋《忠心之道》的“配”字》, 《戰國竹書論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原載《中國哲學》編委會、煙臺大學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辦《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六期, 2002年12月)。
- 陳偉. 2009.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 經濟科學出版社。
- 鄧享璋. 2006. 福建省沙縣蓋竹話同音字彙, 《開篇》vol.25, 好文出版。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Trübner & Co.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1998. 《福州方言詞典》,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郭錫良. 2007. “美”字能歸入微部嗎? ——與梅祖麟商榷, 《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五輯. 296-302 頁。商務印書館。
- 何琳儀. 1998. 《戰國古文字典》, 中華書局。
- 黃德寬. 2007. 《古文字譜系疏證》, 商務印書館。
- 高亨. 1943. 《老子正詁》, 開明書店。
- Guillaume Jacques. 2000. The character 維·惟·唯 ywij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脂 Zhi and 微 Wei rhym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9(2): 205-222.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Karlgren, Bernhard.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9, Stockholm, 1-332.
- 李如龍. 1999. 仙遊方言志, 《福建是方言志 12種》。福州: 福建出版社。
- 李如龍. 2019. 《莆仙方言調查報告》。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榮主編 李如龍、潘渭水編纂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 《清華大學學報》9, 1-61 頁。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 《方言》第3期, 199-217 頁。
- 梅祖麟. 2006. 从楚簡“𡗗(美)”字來看脂微兩部的分野, 《語言學論叢》32輯. 173-192 頁。商務印書館。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 35-73 頁。
- Pulleyblank, Edwin. 1959. Fei 非, Wei 唯 and Certain related words, In :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S. Egerod and E. Glahn (eds.) Copenhagen. pp. 1178-1189.
-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20. "A dialectal sound change in the Shi Jing: -it-s > -ut-s after labial consonant," in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06/02/2020, <https://stan.hypotheses.org/450>.
- 2021. "Alternating *-it-s and *-ut-s rhymes in the Shi Jing: a dissimilatory change after all," in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14/02/2021, <https://stan.hypotheses.org/1233>.
- Sergej Jaxontov (谢·叶·雅洪托夫). 1960/1986. 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 收錄於《漢語史論集》([蘇]謝·叶·雅洪托夫 著、唐作藩、胡双宝 選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53-77 頁。
-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野原將揮、秋谷裕幸. 2014. 也談来自上古*ST-的書母字, 《中國語文》2014 年第 4 期, 340-350 頁。
-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鄭張尚芳. 2003/2013. 《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林寶卿. 1992. 《永安方言》。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雲漢』1 号, 2023 年 3 月 26 日)